

诗心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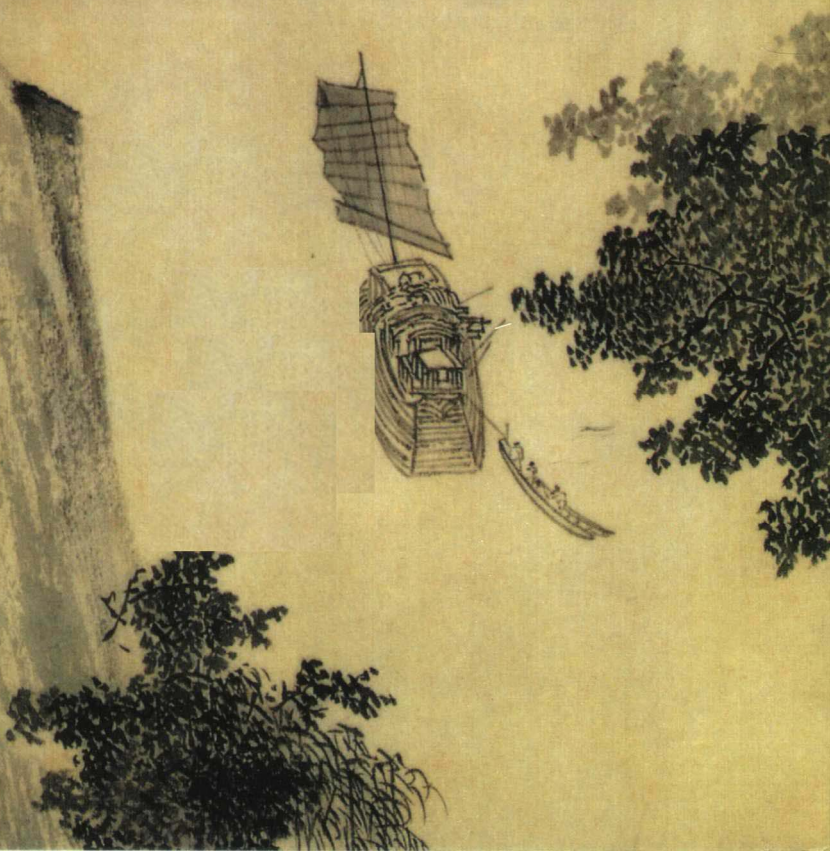
峡中日月起秋风两岸霜林红
几重远近岸重初过两清光
步入画图巾

明李唐书

以手勿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家全集

溥心畲

著·王彬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溥心畬/溥心畬绘;王彬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

(中国名画家全集/郎绍君、张志欣主编)

ISBN 7-5434-4861-0

I. 溥... II. ①溥...②王...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0521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

溥心畬

著/王彬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责任编辑/张天漫 张子康 刘峥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郑子杰

制 作/贾英

制 版/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出 品/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利丰雅高(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6.75印张

出版日期/2003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34-4861-0/J353

定 价/58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 王亚民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泊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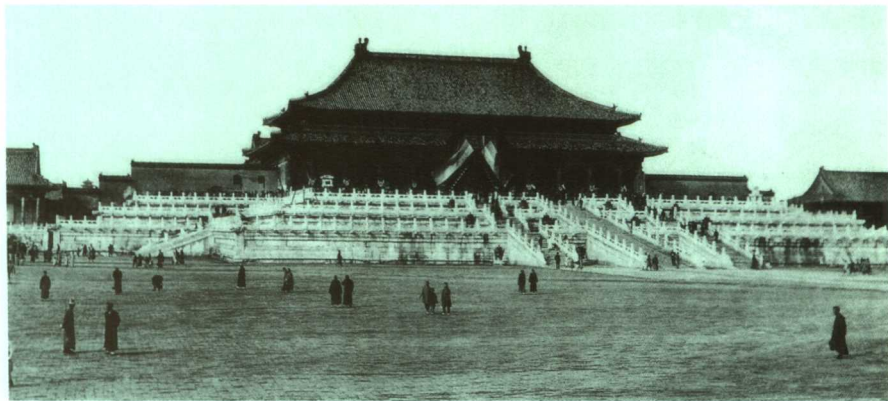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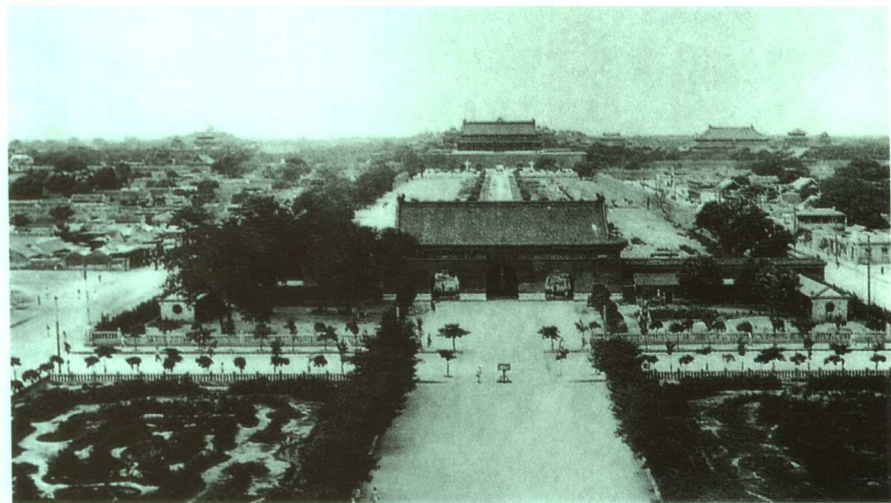
一、生平概述	1
二、绘画艺术	41
初学“四王” 辨“南北”异同	42
苦其心志 “北宗”出新意	50
潜习书画 晚年求变	66
各科兼擅 书画留芳	77
三、论艺摘选	93
四、各家评论摘录	153
五、年表简编	189
附：常用印	204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07

生平概述





北京太和殿



中华门

溥心畬早年生活十分优越，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6岁启蒙，拜宛平陈应荣、永兴龙子恕、宜春欧阳镜溪诸儒为师，所读之书为《论语》、《大学》、《春秋》、《中庸》等儒学经典。继而句读《史记》、《汉书》、《老子》、《庄子》诸书。10岁时开始学习满文和英语，15岁那年，进入贵胄法政学堂读书(后并入清河大学，溥心畬18岁毕业于清河大学)。儒家道统文学提倡“文以载道”，溥心畬自读书

的同时便开始学作五、七言绝句、律诗及古诗，他的诗词古文，深得当时一些长者的称道，并曾在当时的正风诗社中获奖。他在《自述》中不无得意地提到：

时京师耆宿，立一文社，曰正风文社，聘老学名宿为是长，专为世家子弟会文之所。凡子弟诗文及习字皆送文社阅改，优者赠以笔墨花笺之类，获者以为荣。余时年十二岁，为光绪三十四年，曾因社题命作烛之武退秦师一篇，限五百字，题随园之子不语诗一首，限五言律体。文中犹记得两句曰：可以谓之才也，不可以谓有纯臣之度也；题子不语诗曰：“子不语名篇，随意旨已愆。书原同裨史，义显背尼宣。志怪颇堪解，搜奇手自编。若教评笔墨，终逊蒲留仙。”此次得奖独多，计得松古斋五色信笺两匣，贺莲青七紫三羊毫笔四管，云头艳墨汁一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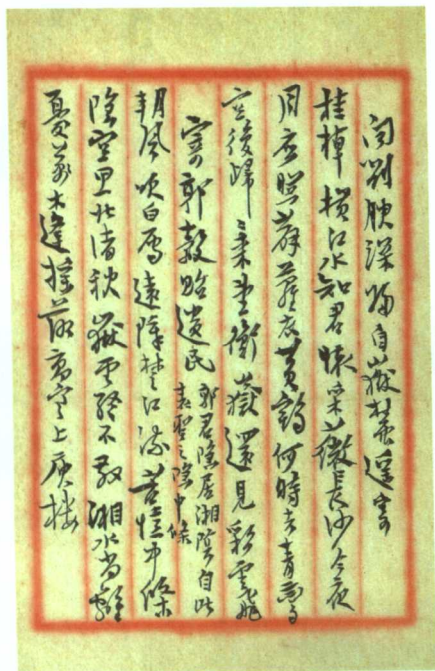
对溥心畬的早年，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清王朝的覆灭，于溥心畬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也许溥就不会成为一位画家，所以，溥的书画作品一直不用民国纪年。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其之心境和过去之文人画家的“写胸中郁闷”相通，使他的画不同于一般画家而气息弥高。溥心畬家境亦因革命而日下，幸得生母项太夫人的主持，才不致停辍学业。项太夫人对溥心畬的影响是巨大的，母慈子孝，溥心畬对她亦是极孝顺，自1922年起一直奉母在西山隐居，一面刻苦读书，一面侍奉母亲。1936年项太夫人过世，溥心畬伤心欲绝，以至于在其棺木

绝。为了筹办丧事，他将家中祖传的陆机《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张在此之前曾多次欲以重金购买，均遭拒绝，这次溥不得已才以四万元卖给了他。解放后张伯驹将此帖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溥心畬于1917年农历五月奉母命同罗清媛喜结连理。罗清媛原名罗淑嘉，是溥心畬的原配夫人，其父多罗特·升允，字吉甫，为清末陕甘总督，溥心畬有时以外舅称之，有诗《赠外舅吉甫总督》，多罗特·升允死后，溥为其撰写了碑文《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溥心畬与妻子感情极好，双方诗词唱和，可谓琴瑟和谐，有溥心畬所赋《误佳期·清媛夫人归宁天津》和《捣练子·题清媛夫人花下小像》可作明证。罗清媛亦好丹青，两人经常合作书画，溥心畬有印

写呈雪孙先生诗三首

1931 年
27 × 17cm



曰：“颠倒鸳鸯”；曰：“等闲妨了绣工夫”。在1935年得母允许纳李淑贞(墨云)为妾后，也并没有影响他和清媛夫人之间的深厚感情。1947年农历七月初八，罗清媛女士卒于西山，七月十六日葬于昆明湖东原，享年51岁。这使溥心畬倍感神伤。以后每逢七夕，触景生情，溥心畬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夫人，时有悼念亡妻诗词之作。查他的诗文集，悼念罗女士的诗词不在少数，像《鹊桥仙·辛丑七夕悼罗夫人作》词、《思越人·七夕》词、《壬寅七夕悼罗夫人》诗、《悼罗夫人诗三首》等等。

溥心畬在母亲的督促下，在西山隐居读书，遂有“隐居西山十年”之说。就笔者看来，所谓“十年”是约数，应为十二年。起点是1912年，是年溥仪退位，溥心畬入清河大学就读，当时溥居住在西山的戒台寺，读书习字皆由项太夫人亲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喜作骈俪之文，因骈俪近画，故而习之，并渐渐喜欢上绘画，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正如其《画赞》所云：

墨分河岳，笔括乾坤。维彼硕人，怡情自足。兴比风诗，韵觔丝竹。南陔白华，孝子所赋。风人之旨，托于毫素。

在这十余年间，溥心畬潜心读书，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绘画上。溥心畬学画没有老师亲授，完全靠自己日夕揣摩。家藏的数卷唐宋名画古迹，他锐意摹写，深有心得；加之其隐居西山，环境清幽，可观山川晦明变化之状，并以书法用笔参之，日久便有所感悟。这可从他的《自述中》看到：



仿黄鹤山樵 1930年 19.5×53cm

我是没有师承的。从前我家里藏的古人名迹很多，举凡晋唐宋元各朝代都有。我把这些真迹取来临摹，再读书，再观察真山水真事物。我学画大约在壮年开始，因为没有老师，所以遇到困难问题很久都不能通过，只有自己想，慢慢地自己领悟。初画得不好，就想：我为什么画不好？譬如画松树，起初画得很乱，就找别人的画来比较，然后再画。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自己画的净墨的好，设色的不好。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设起色来就不好呢？古人设色的不也很多吗？为什么古人设色好看，我设色不好看？就找古人的画来比较。后来明白了，原来是自己用的颜色太重。颜色太重，就不好看。用颜色要从淡一遍一遍的重染，如果一次就染深，就不好看。用颜色要匀，怎样能够匀呢？水多颜色少就匀，水少颜色多就不匀。这些都是体验出来的，就像科学研究试验，要慢慢把道理寻出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思，思然后才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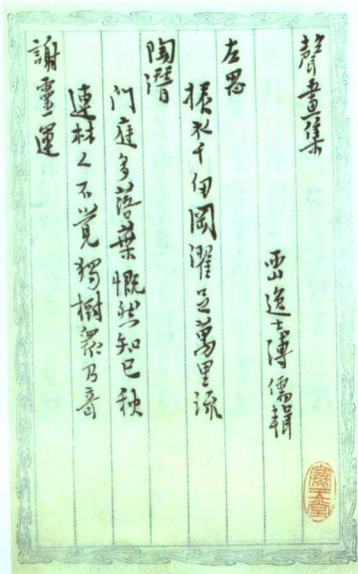
思然后不违理。孟子说：“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所以，我常告诉学生，粗心的人不易求学，粗心的人不思，不思就不得，要学画就非得细心不可。

1924年因祝姑母荣寿公主寿，溥心畬移居城里，后搬进萃锦园。此时他在北京画坛已有一定的影响，并于次年春在中山公园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溥心畬正是靠着自己的悟性，再加上勤奋，从无师承、画友，到初学黄公望、王原祁一派，再到师法宋人，画风由“南”转“北”，变细碎为磊落，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阶段，溥的思想、性格等基本成型，特别是绘画上，基本面目已初步形成，日后即使有所突破，但也没有跳得太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溥心畬在画坛上的地位也日渐提高，他的画作大部分由荣宝斋代理，生活尚算安定。然而，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借扶立伪满洲国以吞并我东北三省，并将侵华战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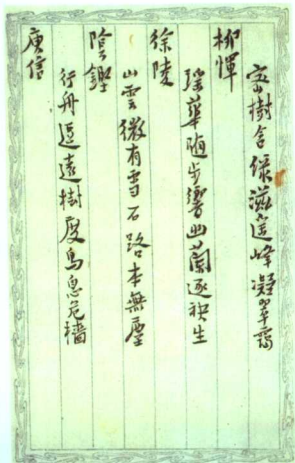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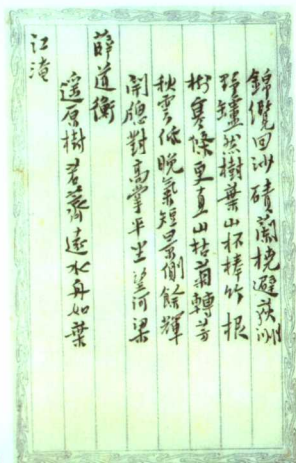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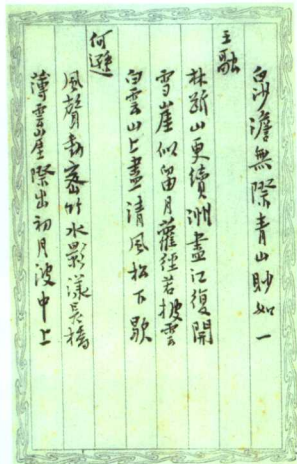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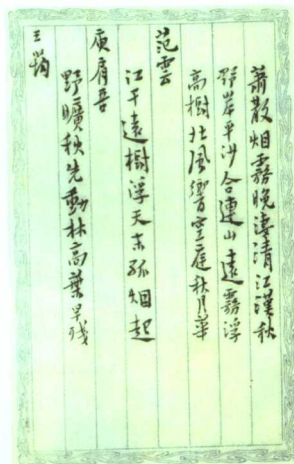
面升级之时，溥心畬身为皇族之后，同时又是文化名人，他的生活自然不会风平浪静。事实上，溥心畬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收买的重点对象之一。就溥本人而言，他对中华民国是没有好感的，但自幼所接受的“修身明性”的儒家正统教育又



声画集(选一)

28 × 18.5cm

使溥心畬成为一个注重名节的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心畬对此大不以为然，写下了《臣篇》以明其志。他指责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朔”，心甘情愿地做日本侵略军的傀儡，就像是一个“作嫖异门，为鬼他族”之人。他认为这样的人不配为“人君”，而他自己也无须全“臣节”，所以溥心畬隐居西山，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求画，拒绝日本人高官厚禄的诱惑。这是溥心畬做人的





山水对卷 1929年 8 × 150.5cm

原则，亦正是历来儒家道统、文人名士所推崇的节操。当然，溥心畬本人并不反对同日本文化界的来往，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编《溥心畬先生诗文集》中的年谱所述，1927年应日本大仓商行邀请，他与弟溥德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讲述经学，1955年还访问过日本并举行了个人画展，不过他还是婉拒了定居日本的邀请。